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祭文

祭河瀆文

汪藻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
暘相民欲也鞭笞羣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
胡為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
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饑為頓顛也貌貅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
卷四十六

萬屯懼枵腹也神寧忍予倦揮沃也虛呵起難費升約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貺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陸宣公祠堂祭文

程俱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丑具位程某謹以清酌果毅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宣公之祠嗚呼在唐中微再僨再起至于德宗四海瘡痍休之養之手撫摩之猶恐不濟胡寧賊之而割而贅而浚

而膏腹心內離手足外搖蹠盤不治上下無交一夫奮呼魚服以跳公丁此時為國親臣亂之未生也固已察齊公之將病亂之既生也則又起號君於既昏方其安危之機間不容縫倉皇莫振憂辱孔熾而其所陳未嘗從權譎而廢仁義然直而不訐剛而能濟据正而不遷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揣事之隱鉤深中會物莫能遁允所謂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者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學蓋施之未之盡也某也不佞忝茲守符實公故

鄉墟里既蕪始揭公像為此世模英風凜然過者必趨
仰高山其安放豈斯世之可誣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
者豈為公而歎歎尚饗

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 朱弁

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
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既落口中之舌徒存
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

朱文

公曰太上讀未送大行文感涕詔官公
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

代鄭德與祭龜山先生文 朱松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篤
生至人公甫筮仕樞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霾手搴
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天亦蒼
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來長諫列國勢安危
廷議中忒有懷必獻曰此子責帝在淮海始初清明日
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邇英如周武王丹書
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行四海是式謂當期

願難老永錫執餽乞言福我王國云何一卧遽告易簣
邦人涕洟朝野太息嗟我冥頑多難所嬰避影趨風久
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
君子謀謨密勿天嗇之年勲著王室公畀銘章黼黻金
石幽竈是藏以詔無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
來從執紼帝懷元老天不憖遺奠觴一哀豈獨吾私

祭故相趙忠簡公文

汪應辰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阨危之時一斤南荒遂為生死之

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於蓋棺恩特榮於歸骨
僅脫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為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
任昉無漬酒之彥而劉峻廣絕交之書吁嗟此風何獨
今日念嘗游於幕府忍自比於路人奠以告哀言不盡

意

按史傳趙相死朱崖表過郡公為文祭之遣三卒相
送道出衢州章傑希秦檜意勅公阿附死黨符移訊

鞠徧收行囊求祭文
已付之火事乃寢

歸新安祭奠文

朱熹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

悼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
雲仍畢霑茲蔭酒殽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鑒
饗

祭告遠祖墓文

朱 熹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
祖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
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他
人有之莫克伸理茲用震懼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

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即事之初敢謝其謹謹告

祭內弟程允夫文

朱熹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于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閒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

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
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痛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
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邪予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
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
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勵以畢餘生何意允夫
而遽止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
呼哀哉

祭張夢錫文

羅願

頃者州里俊造缺微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出溢
于文詞周禮春秋最先賓貢自茲秀異繼興者多抱其
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著青衫頗欲出奇命輒不
偶平生讜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絕昭代夜靜琴冷
月明思清豈伊羽人與子徵遂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
願兄弟信為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惠我百紙先以
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莫忽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
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浪濶將子實來

豈吾精神自為變眩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
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反徐君先沒心雖
相許時不待人解劍墓樹古人所詫臨風浩歎送此一
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哉

祭張南軒先生文

吳 倣

嗚呼先生其果終邪道路置郵之傳果可信邪報國遺
言惓惓於君子小人之際忍復誦邪嗚呼先生忠孝之
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

某生不肖為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
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已豈惟知已一世所慟士失
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玄默呼之而莫予聞撫
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
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感感某負薪膝
下久去行席啓手易簣痛已無及撫棺執紼尚期有日
千里寓哀惟泣盡繼之以血

祭樞密程正惠公文

程 秘

嗚呼分祝融之派有墨領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峙一
氣於兩儀既分之後兮鍾異人於山之陽餘數千載以
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一星兮甫再見於黟寧
之二邦惟公早歲兮頡頏於詞場于蕃于宣兮嘉績多
于阜康歸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朝貳本
兵兮蓋將登庸乎贊襄胡海寧天荒之既耕兮乃弗竟
乎千載之明良嗚呼疇昔之夜瞻乎紘垣之旁雲霧自合
兮飛揚掩瑤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嗚呼允懷

平時譜牒維桑言論所及家國遑遑里社數條謀之孔
臧曰立忠壯之廟徙閔口之屯兮言而未償惟望牛之
奇偉兮蓋參訂之甚詳曾浹侍之踰旬兮乃變起於杳
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琅魄之降兮余山之岡
魂之升兮白蓮之方泝浙江之波上嚴君之瀨以達于
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降徒
清淚兮灑濤江

祭丞相程文清公文

汪樞

惟公符半千間世之運會二五淑氣之中扶吾道之統
正斯文之宗當其登庸之奮也明良相得聲色不動躋
乎太平之熙雍及其經綸之倦也從容引退寵利弗居
獨全乎坤德之成終是故論其身在黃閣則事業之光
明綸綍之褒寵前掩乎十三相之雋功論其身在綠野
則九重問晉公之安否四齋詢君實之出處乃樂乎十
二載之春風雖趣歸再柄屢紫宸之睠睠而高卧不起
寧拂蒼生之顛顛蓋公之位雖極乎槐棘而守之以謙

抑公之貴雖榮乎袞繡而處之以溫恭胡厭棄兮濁世
遽騎箕尾于天漢之東某幼被私淑長荷幘幪顧頂踵
乎恩造滌肝膽而難窮嗟殄瘁之永痛不勝淚血以哀
恫輒一觴之酌尚鑒其慘怛之衷尚饗

英烈廟告文

錢時

維皇宋紹定四年歲在辛卯七月乙酉朔十九日癸卯
孝孫芑等謹具清酌庶羞昭告于勅賜英烈廟二大父
之神竊惟非常事業必有非常之人而後立亦必有非

常之文而後顯芑等瑣瑣何能鋪張向在祖孫有言即
伐姑採江東當路書詞之所稱贊者而誦之先世英烈
著在人心天開日明事久論定因廟賜額撫實定名豈
徒子孫之私榮抑亦風教之大幸提刑提舉寶章秘著
郎中袁公甫之言也英風偉烈百載如存敵使之所發
揚清廟之所崇獎新安太守開國郎中謝公采伯之言
也散家貲鼓鄉兵水陸竝進奮擊邊塞以寡摧衆全護
一方百世聞風為之興起露章朝奏褒寵夕頌真足以

激頽風作義氣奉使總領都運侍郎楊公紹雲之言也
雖然久蟄而霆久晦而耀巍巍廟食行且追封名列太
常功宣寰宇垂休後裔與國無疆而賢使者之德不朽
矣可易忘哉始卜汝灘距族一舍歲時月朔咸謂非便
使者從請改卜于淳之富才棟宇恢弘山川雄抱光明
偉特益盛而昌未可量也勅黃榮降廟像崇成涓吉奉
安恭伸奠獻尚饗

祭工部侍郎程公元岳文

方回

嗚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見矣公之所以為人猶可得而言是嘗處山林而有臺閣之氣遊場屋而有縉紳之風者乎有衛玠之丰神而不為西晉之清曠者乎有黃憲之襟度而不尚東都之岸異者乎孝弟兩全而內行無遺憾者乎忠恕一視而外交無間言者乎風俗之下久矣落落者不可與圖今嶢嶢者不可與謀全抑士以此出而不遇也非特風俗之敝亦氣質之偏有以召之蓋士方奮然欲為所為稜角聳撐光芒發露未形論諫已

聞強直之聲未試經綸已見激昂之意於是乎不羈之
謗難御之疑推不去矣然或有鑒於此折而從彼者則
未免梏於物欲之蔽以枉取直以屈求伸小則熟爛衰
頹大則依阿附和利其同己者稍喜之而心鄙之者亦
不勝其衆則士亦何便於此由是二人而觀之與其蔽
也寧偏雖然又孰若蔽與偏俱無如我公者哉和風慶
雲盎然春生大圭拱壁渾然天成此上之人所以樂於
汲引而下之人所以不至於旁觀而嚴憚者也一旦為

學省官蹈虎尾拔鯨牙去宰相所不能去之巨璫諫行
身黜浩然賦歸而後天下知公非終於柔者景咸之間
騫翔言路霆轟電擊風拉霜摧怪魅妖魍縮舌破膽鼎
貴矣未嘗有絲毫嫪戀名位意未幾丐郡奉親回嘗謂
公其稟也粹故人不得以所忌者病已其學也醇故人
不得以所喜者誘已不偏於氣質而又不蔽於物欲斯
近世之人豪也吾意公將為泰卦之九二包天下之荒
而回也亦不遐遺豈謂命不可測而變為離九三鼓缶

之歌人物彫殘世道狹阨公則已矣近乃有一種卑汗
淺陋之士敢以霸心雄氣行之鄉黨而不敢以直辭正
色行之朝廷能以深機險穽施之朋友而不能以忠肝
義膽施之君父顧指氣使足高氣揚可以狂其僕妾子
弟而色厲內荏外強中乾不可以誑天下士大夫嗚呼
此等人不死而公乃死邪回賦姿甚艷蒙賞特深說項
之言猶存依劉之念永已闔門跽伏聞訃驚號几筵在
陳空言寓奠惟公神爽鑒此血忱

祭呂西城文

曹涇

嗚呼歎大好山水佳氣磅礴知幾何年巖溪之上始有
竹坡西城兩翁父子一時西城翁生八十一歲矣聰明
強健不異五十許人其壽考宜未艾也而遽止於斯今
則已矣音容不可復接而平生大槩猶可得而言之竹
坡翁之入仕也公生已七歲丰姿標格瀟灑出塵則公
之宜貴蓋天分之素有而非鄉譽之獨私在宋端嘉號
為諸賢之一會公之得於天者既卓而家庭聞見師友

摩切又交發而互資如臺九層穹土弘基如木百圍碩
本蔓枝其文如萬斛之泉其學如五總之龜其清如無
瑕之玉其潤如入室之芝備是四者既已度越諸子而
浩然之氣介然之節不為利害得喪而輒移尊翁峨豸
公也趨庭暮夜金來吾畏四知贊幕湖陰才俊竝馳為
霹靂手為出囊雖然是特謂發硎而不見其及物之施
於潛之政牛刀割雞大姓強宗不得以撓吾健而天目
之神精通誠格甘雨連為之應祈婺女之戍有崇題輿

郡印魯煩於卧護邦人尚切於去思其最可仰者一時
寓公多從橐諫垣之貴而三年公事無旁蹊左腹之窺
然是猶止見其州縣之政而未見其立朝之奇偃月之
堂舞歛號狸炙手者利於由徑畏威者甘於啜醜公為
蹇諤不為喔咻謂宰相大臣不當築湖山之館謂公田
闕子必將階後日之危匪但移書之私責居然抗疏以
顯譏彼腹如劍而口如飴連畀竹符之寵輒驚白簡之
隨士大夫識與不識為公咋舌短氣而甘貧肥遯出於

天性終自信而不疑雖然是承平時也而未見其坎窞
之易跋扈之詩桑田海水周宮黍離南柯蟻之王侯夢
幻奄忽太行谷之宮稼鬼神護持淡無長物和以天倪
蘭蕙伏于深林芳馨溢于九遠或貴為四輔而願通尚
父鷹揚之譜或威行一道而親灑魯公眉壽之詞四海
風塵十年林壑而不害其為一家之三代一身之怡愉
夫然後知吉人之有相知至誠之動物而忠信篤敬之
行先聖之言良不我欺蘭亭之帖薦福之碑有求輒應

雖耄不衰而明道春風之座堯夫花外之車撫時懷舊
下賤勤小又幾無一物之可遺年年生日子孫羅列賓
客遨嬉簫鼓嘲喧醉舞屢傲今年此日意其復然曾謂
開籠之鷓化為鳴座之驢入門升堂竟拜公於靈幃嗚
呼哀哉某之視公年晚位卑公折行輩與共襟期一自
戊秋之漕貢幸依飛羽以差池式偕革燕同上蘭闌暨
戊辰之塵忝晉程藝於中書公又察案銀緋委蛇尋主
江鄉之會實聯姓字之題是皆青雲道上之攀附豈但

桑梓陰中之棲遲厥既還里尤切倚毗兩地無一長亭
之隔而東閣郎君之姻好又偶爾出乎邢姨音起筵簞
報隆瓊琚梭擲乎詩筒轡聯兮葱裾不自意失路之仇
香環堵之陋室而得此五馬之貴公當代之人師也江
空歲晚前途嶮巇老成彫落文獻其誰幸即溫而聽厲
仰抽闕而啓迷山頽木壞哲人竟萎嗚呼九月之初嘗
造台墀公倒屣迎款以卮匱覩縷乎文章之教繼繼乎
腹心之辭蓋比年造門蒙愛類如此而此為迎款之終

也自今入門而公安在乎重九之前公車載脂下顧蓬
華容款處彥偶僧廬之陪飲忽夕陽之分攜蓋比年之
承訪其謙光如此而此為公來訪之終也自今欲一見
公來可復得乎天地全人如公是稀有子有孫其慶必
餘顧舊感之難忘撫新愁而孔悲北風慘悽雪涕淋漓
已而已而酌此一卮尚饗

祭胡雙湖先生文

陳櫟

嗚呼儒者明經莫難於易先生家學易乃世習易百十

家不輕所宗啓蒙本義獨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薦鶚
先生亦然可覘家學晦翁著書以身之退先生著書以
耳之聵大歸其力幾絕韋編附錄纂註海內廣傳玉齋
為父雙湖為子啓蒙通釋竝傳濟美又以餘力明晦翁
詩雖未拜讀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以儒明經
功孰與匹方壽斯文棟孔子堂訃音忽傳有涕其滂鳴
呼我侍先生自歲丁酉邇年以來罕得聚首泰山北斗
心常仰懸自京南歸書問屢傳近者秋孟先生賜訪留

僅七日莫淹歸鞅期以秋季為我再來許一月留方賦
歸哉僅辱遣賜一經堂記匆匆奉答尚邀再至十月下
旬董君走伴報公捐館臨沒寄聲欲託以孫來我家塾
平生於人諾無敢宿蓋恐來春之官古荆尚俟商畧方
報芻靈髹漆之語茲用掛劔表平生好將以薄奠嗚呼
先生之壽垂及古稀先生之書千古昭垂乾坤若毀大
易方已名與易俱可無憾矣吾文不文寫先生心先生
如生衰如來歆尚饗

祭曹弘齋先生文

陳櫟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五月戊申朔越十日丁巳契家姪
陳櫟謹以絮雞之奠致祭于判簿弘齋先生曹公之靈
嗚呼吾郡鉅儒方公萬里疇其亞之曰曹夫子三百餘
年泚莪豐芑長育涵濡式克有此止齋之文晦菴之理
萬選萬中刃游肯綮戊辰高科筮仕方始更早十年明
堂杞梓豈期鼎革勾稽而止此何足言言聊爾爾倦仕
養親蘭膳嘉音僅長紫陽爰淑多士元祐全人無瑕可

指方之方公節尤奇偉不為公惜翻為公喜學者宗師
斯文統紀永棟孔堂願何窮已忽乃風傳公疾不起驚
呼失聲吾願已矣年開九袞壽算誰比孫枝六人家聲
演迤立言不朽名垂千祀知足不辱公無憾只櫟也仰
公昉自稚齒四十有五始獲望履一見賞識極辭褒美
昔人每恨無一知已知有公一焉已侈奉書必答答
書盈几僅僅去年疎奉尺紙一再留劄疎此之以念欲
哭公香裊一縷羈紲未前愧汗如洗除喪來前越人可

心徐稚絮雞誠哀其非公乎如生莫觴斯舉嗚呼尚饗

祭鄭師山先生文

代金震
祖作

朱升

歲屠維大淵獻兮日南斗之初躔鄭先生墓廟頌兮在
既歿之二年來會葬而侍事兮老契生金震祖牢牲厠
乎芑箭兮清酒酌乎墳土曰人靈於庶物兮貴無忝於
厥初彼庸碌之待盡兮與萬類而奚殊繫先生之超卓
兮在童年惟好學議論高出古人兮大鳴警乎後覺紛
世榮與俗學兮雖信美非所求式據槁而瞑目兮惟世

道之是憂天不早吾柄用兮晚幣聘焉奚補國魚爛而
焚分兮命書返乎天府上非有大暴政兮第弗振於宴
安材良愚惡而弗分兮民生敝於貪殘倘改轅而易絃
兮削吏文而推豪武詔哀痛以感人兮庶支傾於一柱
亟趨召以前邁兮乃道梗而無從吐孤忠於一語兮孰
梯蹬乎九重初忍死以僑寓兮終逃匿之無所天日遠
而雲冥冥兮知臣心之酸苦美女妬予之盼倩兮致逮
捕之紛紜豈予身之憚殃兮尚解繫夫親隣昔禪寂以

緘辭兮今湟繁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軀兮實從容而就
義夫人心之有此仁兮咸戰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讀其
書兮弗頑廉而懦立生兩間而不忤兮死吉壤之是歸
介弟敬乎治命兮知魂氣之焉依墳嵯峨於道側兮刻
文章於溪石舟車過而瞻仰兮垂千載之名德嗟予少
公一歲兮公吾考之所尊治先人之遺經兮隔生死而
情彌真歷頻年之患難兮嗟同縣如千里不能相從以
終老兮驚葬期之已至今茲桑梓有幾人兮知先生之

獨悲寫苦心而致辭分尚飲食而饗之

祭婺源汪王廟文

代總制王克恭
奉使汪廣洋作

趙沆

惟王鄞山之英點水之靈生為人豪歿為神明保障六
州不為已榮識機慕化克全民生廟祀邈綿足以表其
忠烈之盛子孫千億足以彰其惠愛之誠回視當時如
世克建德輩不知天命困猶力爭殘民毒衆卒為頑
冥飄風遊塵徒汗汗青昔王生存嘗以殄寇道出星

源邑人留像千載猶傳則夫一時六郡之內蒙其福澤者又豈可名言也哉克恭欽承朝命來鎮于茲撫軍字民匪紳曷依廣洋世遷高郵奉命出使水木本源敢忘所自惟王誕辰實在茲日虔率宮僚即祀廟宅薄奠斯陳神其來格

祭學士朱允升先生文

黃鳳儀

諸生黃樞等謹以香茶酒果之奠百拜致祭于先師翰林侍講學士隆隱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聰明卓

絕天下之人皆知之大而天人之道遠而造化之旨精
窮閭奧妙析毫釐不雷同而是是不崖異而非非取六
經與百氏之書籍悉標題而旁注使後生小子一讀則
了然而無疑是以螢牕雪案俛焉惟日以孜孜先生於
聖賢之學真有功於百世不但表章於一時昔之未達
則擬隆中之隱及其貢於有司而起也遽遭奇運之流
離然維新之朝雖三聘而進寵以玉堂之華要顧退修
之志終固辭而歸理乎青囊之秘奇不立產業如疏太

傳之說不入城府如龐德公之為先生之業不但為一時之矜式真可作百世之宗師俾當世之士勢燄薰天聞此令終於牖下亦欽羨而歔歔特可共恨者晨星霜木遺老殆盡幘幪領袖晚進疇依不肖弟兄以先君託斯文之契五十餘載故懶鈍之質但蒙陶冶而扶持邇者驅於貧而痼於疾於先生門下跡雖慢而心不違客歲之臘忽訃音之驚聽義當奔哭適丁家禍於據藜今茲之來也惟梅花初月浦思山悲先生之音容邈乎其

不可見矣如之何其不苦淚之交頤尊魂不昧鑒此片私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七

明程敏政撰

銘

尊德性齋銘

朱熹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汚卑淫視

傾聽情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
委我其鑒此祇粟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
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求放心齋銘

朱熹

鄱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新
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為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
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

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
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紫陽琴銘

朱熹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
我獨與子鈞其深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羅頌

實焉而若虛有焉而弗恃一謙四益光亦大矣若夫當
仁不避見義敢為則舍我其誰謙光齋

湯之新文之純師聖王善吾身蒙果行盡振民學而仕
兩相因 有德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
矣獨大經大法之可尋維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
充德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悃悃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
淫然後見士之常心 養心齋

發軔詩書問津賢智游翰墨場處居教地既窺聖域亦

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致遠齋

壯哉縣非十室選其英為士率答問者教之一善誘人亦多術待問堂

肅羣賢之藹藹為從容之文會刮造化其鋪張包古今其淘汰厭流俗之論卑喜吾儒之道大無軒冕而體胖不鼓鐘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漸故說言乎澤兌悟天地之兩間惟樂此之為最 兌軒

艮齋銘

許文蔚

心不可撓事感而情情牽則擾如蔓斯縈心不可淫物

誘而欲欲動而馳如馬斯逐降衷惟帝體則寂然情牽
欲動乃喪其天心匪由人念亦自我御情制欲誰曰不
可大學之道先於致知格物窮理彼不我欺君子有言
主於持敬內嚴外莊我乃自定知至敬立靡慮靡思屹
然不動乃山之為行止以時條理不紊匪曰無心斯易
之良

洪杏庭曰許公文蔚早歲從東萊晦菴講學
發為文詞皆根原道誼粹然自胷中流出

野航銘

方岳

雪乎子猷剡溪也月乎子瞻赤壁也有入其中者則告

之曰虛舟爾請無自為敵國也

古銅小鼎硯滴銘

汪炎昶

泗水沒寶鼎此豈其雲仍煨頑煉鈍凝赤精小瓠斷甕
朽以盛篆細麻霞疑古銘如蟲齧餘滲枯青石液迸雲
吸紺清漑我毛穎波陶泓豕腹仰呀外膨亨斟而不注
聞曼羹量函合龠三趾獐入屢出繼常如盈

紫石端硯銘

鮑子壽

至元癸巳冬予備員鄉校越明年友人蔣君貺予一硯

墨漬不滌硯池塵滿予心甚忽之一日郡侯恒齋侍其公來見謂予曰此端硯也亟以水滌之所謂猪肝色鵝鵠眼皆具焉予切怪蔣君甚貧家徒四壁立何從得此試叩之乃故丞相范公鍾守新安時蔣之從父為其牋奏吏及事公政府公以此硯畀之如此則信乎其為范公故物矣嗟乎一硯之難知如此微侍其公一言予幾失之獻璞得荆明珠暗投自古以來然矣豈惟一硯哉此予之所以重有感也蔣君名天賦今別去三載書此

銘以遺之時大德三年己亥十月銘曰

五嶺之南瘴雨蠻烟端溪佳哉紫雲摩天其下為石金
聲玉質貯水如淵運墨如漆萬里南來際遇公台中道
舍梅流落塵埃石眼閱人盲夫莫識知我者希珍哉斯
石

藏室銘

程文海

藏書名山古人之事也三島之藏室老氏之藏也三谷
之藏室程氏之書之藏也藏之云乎亦讀之云乎銘曰

前數千載在方策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策此心此
身孰不靈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彝而曰覺斯民吾愛
吾廬豈以專壑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
堂遠莫致之吾有華岡插架非藏佔畢非讀咨爾朋來
問津三谷大德甲辰暮春之初華岡子程文海書

瘞梳銘

鄭玉

予一木梳用之甚久既壞不忍棄之乃為埋之後園
亂兮汝理執兮汝通寒暑十易兮出處汝同膚裂齒脫

兮汝職之供啓土瘞汝兮以慰我之衷

立波石銘

程文

鄭正字家庭有立石奇甚若水波之湧者因名立波程文為之銘曰

海水怒立高崢嶸天風下吹夜凍凝千載化石敵玫瑰
鯨人竊售來東瀛綵雲紛披元氣蒸噴沫尚帶蛟龍腥
疑含珠光蘊玉英勢若干仞不可陵米侯起拜牛相驚鄭
君愛之如弟兄歲在鶉首月寶瓶誰作銘者黔南生

自警言銘

汪九成

僕蚤歲受學于鄉先生雲峰胡公粗聞緒論一日讀子
朱子告君為學之格言忽悟曰此與延平先生所傳實
相表裏為學之要盡於此矣又奚以他求為哉因自思
後進為學之病由於不先立誠敬以為基蓋不誠則虛
假不敬則昏雜質之鈍者常畏之以為難不知循序漸
進積少成多初不難也質之美者又忽之以為易不知
妙道精義不潛心積慮優游厭飫終不足以得之至其

用工非頽惰苟且則力取強探或免於二者之病而讀書不循其序成法不守其常亦同歸於無成而後已嘗為韻語銘之坐右以自警

勿畏勿忽必敬必誠毋亟毋怠有序有恒

汪山長

師魯

善復堂銘

朱升

復還也往而返謂之復書巡守卒乃復詩復我邦族是也失而得之謂之復盤庚紹復先王大業魯僖復周公之宇是也不能不往也而思其返不能不失也而求其

得復也者學者之大機歟汪君師魯讀書之堂扁不曰復而曰善復何居復虛辭也則有善有不善焉易震下坤上之卦其名為復陽上往而喜其返也卦六爻辭所謂復恚主初爻潛陽為言皆復於善者也泰九三之無往不復上六之城復于隍泰極而返復於不善矣春秋褒貶尤謹嚴於一字一衛侯鄭也前之歸書復歸後書歸不言復何也諸侯嗣故出而歸也繼之則稱復絕之則不稱復復猶善辭也衛元咺歸也書復歸宋魚石晉

樂盈入也書復入非此族也雖楚比之歸書歸而已矣
何也大夫不世故奔而歸也與之則稱歸絕之則稱復
惡辭也同是復也自陰而陽為喜自泰而否為戒在諸
侯為予在大夫為譏此善彼否天地斯隔不寧惟是公
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聖人以其復為邪公子遂如齊
至黃乃復聖人以其復為私魯昭三如晉至河乃復聖
人以其復為恥往也失也不可以苟非返也得也不可
以苟贊是以君子不徒于其復而必欲善其復善也者

又復之要道歟汪氏世業儒至某尤精篤僅領乙薦策
名稱實藏書傳家以清為貴孫師魯資明識敏宜能承
以發然自年三十以來希乎無益於得者矣相門之熱
當憲府之凜以儒以吏靡所不跡前既失而往矣乃今
歷世故也久攬榮願也飽於是身復所居之堂口復所
讀之書心復所學之理返於外而得其故其復也不謂
善復矣乎身允蹈之堂徒名諸汪氏實升母族且屢登
斯堂而師魯以作文屬甥升也謹述四十八字以為之

銘而序其旨如右銘曰

有極其灣有嵌其山公善茲復昭哉堂顏新功弗緝孟
母斷織故習弗除馮婦下車我銘斯堂將曷來諗克已
復禮善復之準

大學正心四戒銘

汪克寬

君子之學孳孳不息欲盡理融中心說懌世俗之喜玩
物適情娛於嗜好醜毒心醒小子戒之非喜勿喜室欲
閑邪樂善而已戒喜

聖賢之怒鋤奸撥亂去彼凶頑拯茲塗炭世人妄怒焦
火斯炎面頰髮豎蹈禍而癩小子戒之必懲其忿中局
湛然不知不愠 戒怒

玄聖上達樂以忘憂禹稷憂民橈楫鋤耨與憂俱生世
俗所溺患得患失逐利惟劇小子戒之講學徒義憂之
如舜志軻之志 戒憂

聖賢之心至理熙熙浩氣配道砥柱弗移世人徇欲內
省多愧其氣歆然惟恐惟怖小子戒之懼所不聞自反

而縮勇奪三軍

戒懼

箴

勉學箴

朱熹

百聖在目千古在心妙者躬踐傲者口吟讀好書

莠言虛蔓蘭言實荻九蘭一莠駟追不回說好話

聖狂路口義利關頭擇行若游急行若郵行好事

孔稱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窮冬鉅人盛春作好人

復齋六箴

方岳

適燕南轅爾迷爾岐尚爾未遠跂予改之

不遠復

休者止也既復則止拳拳服膺顏氏之子

休復

而既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跽為

頻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衆狂一迷惟君子特

獨復

為復有道患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敦復

小有廣居曷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

迷復

友敬堂箴

程文海

長樂亦山陳公請予扁其所居之堂曰友敬申友敬之

義作為家訓以儆諸孫古今言行有關於天典民彝者
盡在是矣且求予言予何言作友敬堂箴

兄弟之身初則一體疴癢疾痛孰彼孰己兄弟其弟匪
曰恩斯弟兄其兄乃分之宜是惟人倫是惟天命非自
外來惟友惟敬分財取少纖悉之惠食果取小直讓之
細然而性善於此著形一家和順千世典刑為兄克友
弗敬非弟干戈琴弧何有於悌為弟克敬弗友非兄
煎爇其靡念厥生嗟嗟手足友敬惟心其和悃悃其肅

欽欽反是不思為犢為禽爾堂曷名敢告司箴

果齋箴

胡炳文

友人高彥道性嗜學其父甚樂而予未有以教之也彥道讀書之室請名於予予書一果字與之且為箴箴曰坎水之流始于蒙泉不果其行曷至于川賢必希聖聖必希天果能此者人十已千孰為凡民孰為豪傑萬里之程一念之烈遷善而果雷驚電掣克已而果矢去川決乾為木果艮為草菰果剛在上菰柔而墮最戒悠悠

亦忌瑣瑣志高力强果庶其可

剛柔箴

汪石田

予天性剛直不覺忤物視諛如辱見惡若讐人是已非人棄已取以是動招愆謗今年運而往矣懼其卒違於中道也作剛柔箴

謂汝勿剛汝剛以直矯矯明明惡焉是疾外乏孫言內亡柔克衆怒火焚汝曾不惕剛貴近仁柔貴有立兼制則宜偏眈乃失人極其柔惟德之賊汝純其剛是用不

入易著兩儀書稱三德一弛一張謹茲彛則

義利箴

汪石田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欲
利惡害人之同也古之人義斯利矣又焉有不義之利
哉世降俗薄而義利若水火然悲夫作義利箴

古人尚義義和為利今惟利謀與義為仇人胡不古慾
迷其宇惟彼不今道存諸心義分利之本利分害之因
故禹湯義焉而得位桀紂利焉而喪身孰能合義利而

一貫庶無愧於古人

禍福箴

汪石田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禍福倚伏物之理也天道有常物
理有變變也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君子樂天
知命居常處順自修而已豈置得失之心於禍福之間
邪作禍福箴

君子之窮素位以修小人輕躁行險妄求積善成德積
怨為仇福兮固有禍亦有由或幸而全不幸而尤禍福

之變君子何疑

叶牛

名實箴

汪石田

世之銜名者飾智以驚愚矯情以要譽務實者或屈焉
其為名也亦得矣智窮而事殆情見而毀隨不實之患
也作名實箴

名匪外來實由中出循名思義無曠其職勿異以求勿
虛以得形大聲宏表正景直毀譽在人居蔽必白何以
守之戒爾矜逸

贊

陸宣公祠堂贊

程 俱

唐相陸宣公贄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
守秀州始訪公之像圖之資聖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
謹為贊曰

天下無事湛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泰山是以其臣惟
得是嗜以諛為恭以儉為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忍於
其間覲得患失偉哉宣公興元之初夷嶮一致為君矢

謨如彼大厦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虞格君之非
砭國之盲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畫外
戲內籌心脅惟一樵李之郊吳越所度公生其間種蠶
汗顏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奠我九壻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贊

程俱

逸少為會稽內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候
已汎掃庭宇以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為揚州刺

史實部會稽因修故怨逸少疲於簡對深以為恥棄官
自誓父母墓前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士生不逢身更殆辱屢矣而猶不知止足者視
古人何如也贊曰

觀逸少三書所陳皆晉國之至計其憂深見遠所以援
古今而論成敗者其才蓋足以經世然進於朝不得用
其長其出守也不得伸其志雖秩千鍾更顯位是直以
犬馬鳧鴈畜之爾此逸少之所恥也是其所以浩然獨

往如機發而颺逝彼懷祖之螫特其蟣蚤而已蓋所謂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矣

唐秘書監太子賓客賀季真贊

程俱

天寶三年季真自秘書監太子賓客去為千秋觀道士
時天下號無事然林甫仙客固已相軋祿山固已驕三
綱固已絕殺三庶人治亂之分識者知其漸矣後十有二年
而天下亂其風流清鑑固一世所推而先見勇往又絕

人如此誰謂季真清狂者邪贊曰

越椒生而知若敖氏之將餒醴酒不設而知楚人將鉗
我於市古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是以動而無悔此
季真所以去軒裳如脫屣也世道交喪豈無其人智及
之而勇不足以行之者非季真流亞也狗苟而蠅營臨
深而摘埴以僥萬一於嘗試者亦足愧矣

米元章墓贊

程俱

嗚呼是惟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黻後更為芾常自號

襄陽漫士蓋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美因家焉歷官州縣入朝為書學博士至尚書禮部員外郎出守淮陽軍卒生於皇祐之辛卯卒於大觀之庚寅將歿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櫬置便坐時坐卧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舁歸葬丹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風神散朗姿度瓌瑋音吐鴻暢談辨風生東西晉人也其為文詞與立言命物皆自我作古不蹈襲前人一言元

次山樊紹述之流也其書奇逸飛動法本二王虞褚而
下不論也為吏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
政事了無俗吏常檢陽亢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蘇公
謂其文清雄絕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為過公樂
善喜推下後進紹聖丙子予初識公南徐貽詩謂予李
太白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闕止叔方以英俊居下
僚公一面知其為國器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
忘其身之窮也公既歿予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林

爽氣都盡顧嘗見其所遺詩帖帙而藏之為之贊云

珠璣玉石璀璨兀砒卮言之出風雲蕩瀟變化融液惟

心之畫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王厚齋云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致道銘未老基本此

丞相李忠定公像贊

程大昌

先事憂未燃之薪獨力支將顛之厦念吾身之當致豈
驚難而自赦緊沐浴而請討固齊境之莫躡若因唱而
袒左微絳侯而誰藉悵英雄之襟淚繇年齡之不假相

武夷之夙夢蓋歐丁之石馬既巖壑之徯來何經綸之
能寫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敦腴雍容之儀形足
以想夫間闕盤錯而思常優暇也

與丞相子申之書大昌嘗在史館獲知先

丞相靖康規模常竊自歎以為淮蔡用數州陸梁而主
議者猶如許其難靖康變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
成天也若此志之忠且勇豈可掩蓋也哉所贊誠出夙
見非敢溢美伏幸台察淳熙丁未五月日敦文閣直學
士通議大夫知建寧
軍府事程大昌劄子

程正思畫像贊

朱熹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

若不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髡衍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為而不假之壽以成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遺風紹熙壬子重陽前二日書

御書六大字贊

程元鳳

清忠

臣嘗觀夫子許陳文子以清令尹子文以忠未有得其全者臣絕無技能僅守素樸聖主明並日月洞鑒真忱

初侍經筵蒙賜清忠二字奎畫曄然光照蓬華春秋二
子各得其偏而臣兼得之仰瞻宸翰昕夕警省以不克
服膺聖訓是懼蒙被恩渥久而益隆竊逃司敗之誅敢
忘訓迪之賜謹贊而鏡之翠珉以侈榮遇以詔無窮贊
曰

文子去齊子文事楚一清一忠孔門所許二者兼之德
業斯鉅袞冕易稱哲彛心膺

昭光

臣恭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皇製昭明範圍
造化眷鑒炳燿卓冠今古歲在庚戌臣以監察御史侍
經幄恭遇講易徹篇端拜御詩之賜將以傑閣珍藏永
為家寶蒙賜昭光二字以華以耀蓋取唐劉禹錫所謂
昭回之光下飾萬物之誼也然韶濩鏗鏘河漢黼黻豈
唐之文可同日語哉臣千載際逢踴躍慶幸自是以來
侍講揆席祗拜宸翰益富而閣甫克就謹摹賜扁刻諸
石為之贊曰

天開治平聖皇御極乾健文明日新盛德經緯八紘照
臨萬國昭回之光垂於千億

儒碩

臣昨蒙恩賜御製講易徹篇詩有探求賾隱資儒碩之
句霆聲鏗鉤奎畫煥爛臣鼓舞拜賜謹以襲藏為希世
之珍矣未幾蒙賜御書儒碩二字蓋摘取御詩之義以
示特異之寵也顧惟么微何以仰稱隆渥嘗觀子夏在
文學科豈後之儒者所可跂及夫子警之猶切切於君

子小人之辨儒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儒有碩德則為君子不為小人矣臣雖無文學可稱聖訓昭垂即夫子警學者之深意也朝夕觀省惟恐德之弗碩有負聖主明訓敢不勉諸贊曰

儒有君子亦有小人抱負碩德乃儒之真躬行仁義學富經綸宸翰昭著拜手書紳

晉謝太傅贊

方岳

絲竹雲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奸風鶴勅敵

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
窺敵手之碁而訾折齒之屐也

吟瀑圖贊

方岳

客有畫予巖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目為吟瀑圖而
贊之

有山叢焉其畜泄雲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厲冰雪
者瀑也有人兀焉其膏肓泉石者僕也

唐越國公追封英烈汪王像贊

許月卿

天下鼎沸六州太平大明既昇版圖效靈生為忠臣死
為名神此貞觀十八年之畫可以見唐衣冠之舊王容
貌之真

自贊

程紹魁

甘饑西山寧蹈東海仰企若人流芳千載

伏生授經圖贊

程文

帝王之道如日行天秦火不焚在人必傳臬稽古書萬

世成則不有師承微言幾息顯顯遺像式嚴孔尊如聞
其語如見其人

象山陸先生贊

趙 沔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
俟聖人百世

梁將軍程忠壯公三贊

鮑 寧

偉人之生庶民仰依物為民害我則除之我夫不遺彼
妖滅跡民莫厥居恩波罔極

射蜚

糾糾儀同萬夫之雄出師清塵發號生風為國是謀豈
身之惜維忠維壯後人是式出師

龍虎其氣金玉其姿收斂英武從容燕私其言有章其
儀不忒載仰載瞻永永無斁燕居

頌

周宣王中興名臣頌

汪雄圖

讀詩喜宣王勳烈駿偉一時名臣仲山甫尹吉甫申伯
方叔召虎韓侯程伯休父張仲凡八人功德班班可見

惜其雜出於大小雅之間不克合為一簡覽者殊弗愜
快因掇詩人之句以為之頌若乃仍叔蹶父之徒雖僅
以姓字見而功德無聞焉不在此位也頌曰

於皇時周昔在中葉明明天子臨下有赫戎狄是膺一
月三捷于疆于理九有有截繩其祖武無競維烈 烝
我髦士置彼周行秉文之德追琢其章進厥虎臣經營
四方共武之服休有烈光允文允武何用不臧 維仲
山甫顯顯令德夙夜在公柔惠且直天子是毗厥猶翼

翼百辟為憲威儀抑抑秉國之鈞維民之則 文武吉

甫邦家之基獫狁之故豈敢定居王謂尹氏整我六師

戎車既駕獫狁于夷告成于王王曰還歸 亶亶申伯

其直如矢終溫且惠周邦咸喜王命卿士大啓爾宇申

伯信邁自天子所遠送于南為周室輔 蠢爾蠻荆敢

拒大邦顯允方叔時維鷹揚天子命我左右陳行奮伐

荆楚用邊蠻方畏天之威莫敢不來王 王命召虎率

彼淮浦赳赳武夫爰整其旅既克淮夷徹我疆土肅肅

謝功天子所予虎拜稽首媚于天子 韓侯受命外
大國是疆適彼樂土不敢怠遑謹爾侯度入覲于王王
曰叔父繼序思不忘靖共爾位柔此萬邦 徐方繹騷
莫非王土王赫斯怒命程伯休父矯矯虎臣有力如虎
執訊獲醜有截其所遂荒徐宅四方以無侮 張仲孝
友無忝爾所生孝子不匱則友其兄永錫爾類每有良
朋及爾同僚維周之楨不解于位王心載寧 藹藹王
多吉士令聞不已悠悠我思高山仰止懷哉懷哉正直

是與是用作歌式序在位對揚王休以永終譽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勲德頌 朱升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于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章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則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疇帖服而民不知有軍

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
乃知免矣將官張思聰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
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

徽之為郡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
江窺浙直搗于徽肆其燔劫突來洊至奔北相仍六勝
六負哀哉民生猗歟平章秣陵開省勲業崇崇紀綱井
井既克宛陵南復楚疆有獻于公請事徽方公曰噫嘻
無窮于遠叢爾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

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噫嘻茲為重役總率招徠必資
淑德曰鄧友德茁其蘭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
降長槍餘黨既屯于徽懼殘彼壞事有機速為我南行
汝親吾養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平章令平章之心徽
人之命爰勅渠帥即日啓行衙兵之武新附之湯江淮
之雄苗種之銳列騎聯旗兩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久
空諸軍畢入誅其萊蓬既柵既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
成之旬日乃納降附漿酒温存受其雞豚為之饗殮使

觀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吾
為儕曩者轅我吾寧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聞幙衣
冠中原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為兵何為強弱徒殲厥生
曩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擿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
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今日毋長
澆風酷為指擿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
書凡此之功在於鎮靜萬喙同聲歸功于鄧鎮靜之道
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鎮靜之道教治之式曹

師蓋公民以寧一繫公懿質平章登之進之于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罔替引我民生徽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昕稽首戍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槐塘釣叟頌

唐桂芳

槐塘釣叟者子立程先生自號也先生為訥齋丞相之孫倚山倉使之子其讀書汪洋汎溢其文章清新奇崛

於風雲之舒卷禽魚蠕動可喜可愕一著於詩故於詩
尤多其為人也困然而無跡澹然而莫測其所以先生
有子曰萱曰莊亦以文學世其業好風佳日幅巾藜杖
呼二子與俱坐嘉蔭藉豐草倡詩評畫飲酒淋漓以為
常人望而知為丞相家故態今先生七十有一年矣龐
眉秀發精神堅悍如五十許人意者天將俾公康健壽
考以為人瑞也不然何其年愈高而體愈充蘊葆天和
如得養生之術者邪先生於世事一不挂眼方以釣自

娛某通家也知敬特深故廣其說以為頌曰

有方者塘泓澄于渦相國告老於焉來過手植三槐綠
陰婆婆遂以名顯永矢弗磨篤生聞孫蘊其天和川渟
海蓄所學益多年踰七袞白髮皤皤清風一竿羣鱗擲
梭涓涓秋水有蒲與荷魚我兩忘其樂如何或潛于淵
或躍于波直鈎而釣其樂靡他猗歟先生弗棘弗阿豈
羨爵祿太公釣磻後來子陵富春嵯峨胡為客星雲霄
盪摩孰若先生退斂一蓑金玉令德始終不訛爾福爾

壽如岡如河伊予作頌永永可哦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賦

東天竺賦

程 譽

中大同二年秋河東柳惲為秘書監譽以散騎為之貳
讎校之暇情甚相狎監署西廡有異草數本綠莖疎節
葉膏如剪朱實離離炳如渥丹惲為譽言西真書號此
為東天竺其說曰軒轅帝鑄鼎南湖百神受職東海少

君以是為獻且白帝云女媧用以鍊石補天試以拂水
水為中斷試以御風風為之息金石水火洞達無闕帝
異焉命植於蓬壺之圃此其遺狀也然不復如向時之
驗矣咎驗怪斯言誕而不經因竊歎曰物固有弱而剛
微而彰當其時也雷轟而騎翔非其時也穴蟠而泥藏
豈特斯草也感而作賦云

彤庭赫兮弘敞入端闈而延顧粵若望直之都旁開羣
玉之府則有芸裛湘素蘭鬢軒庶琳琅曳風瓊玖泣雨

誠神明之奧壤乃尤物之所處是何弱植之茂蒙分幹
如剖璞之玉葉碎出藍之綠色含朱膏實正秋熟受中
地腴號東天竺蓋女媧補有蒼之缺公孫佩遐升之錄
來自西海植之蓬圃飛廉為之輟御馮夷為之止舞于
斯時也神農未知藥后稷未播穀堯尚晦萋莆猶伏
芝混菌耳苓羣狼毒神禹所未識齊諧所未悉亦既擢
質於神臯之苑獻名於通靈之室矣爾乃芳掩蒨若氣
矜質管密束霞綴駢羅星光菁茆海鳧不足以侔潔蒼

藟薰陸不足以襲香璀璨於九闈之上而容與乎三階
之旁者也時異事改貌存質昧孰知無用之用而不為
斯世之所采畦竝稂莠隰蕪蒿艾玉田植表則有燔朽
之酷樵豎載歌則有蒸薪之悔文異溝中之斷音乖爨
下之桐心類飛灰首如飛蓬豈非有意於上林之積翠
而禁籞之摘紅者哉天嘉昌明萬物咸覩姬姜在御不
棄翹楚王鮪登庖旁徵魴鱖曾是散材托茲邃宇卿雲
甘露之所濡白日陽春之所曜天雞晨翔銅枝夜照倘

窮年之若斯敢捨攘於往操願黽俛於鴻私蹠青廂而

就稿

六朝賦存世如此篇者亦少

奠莢賦

呈瑞聖朝

程諫

堯階奠莢兮實稱休禎蓋歷代而難值至我后而斯呈
植之於前墀左城暎之以鏤檻丹楹激薰風而葉轉迎
太陽而心傾日往月來深符大小之數時和歷應因見
天地之情觀乎榮謝以月德為常卷舒以日數成類隨
初吉以增茂暄然自春度既望以漸零儵然如寄體盈

虛而方同得道任消息而匪殊有智金波桂樹遠合象
於彫榮炎漢芝房近方慚於祥瑞彼朱草與萐莆曷於
茲而擬議則知聖作物覩物興由聖聖於赫而克著元
亨物效祥而天莫之令然而莫之為應也博莫之為瑞
也昭贊令主則太平在邇測陰靈則時變不遙初也則
日益一日終也則宵蓋一宵弱質泱金莖之露輕姿散
玉戶之飈或曰麟在郊而合圖牒鳳來儀以聽簫韶雖
咸見而可貴於列跡而斯超豈如蒙賁者惣集於厚地

焜燿於皇朝也哉

見文苑英華錄之
以備律賦一體

感春賦

朱熹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理輪而繫馬兮指
故山以為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予衷其猶未替抑重
巽於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予之既還歸兮畢藏英
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兮閒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
復兮悟徃哲之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
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遙

遙兮乃獨有會於予心忽嚶鳴其悅豫兮抑庭柯之葱
倩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脩嫵兮
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為綬兮佩明月而為璫悵佳
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
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梅花賦

朱熹

楚襄王遊乎雲夢之野觀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
能舍焉駸乘宋玉進曰美則美矣臣恨其生寂寞之濱

而榮此歲寒之時也大王誠有意好之則何若移之渚
宮之囿而終觀其實哉宋玉之意蓋以屈原之放微悟
王而王不能用於是退而獻賦曰

夫何嘉卉而信奇兮屬歲寒而方華潔清姱而不淫兮
專精皎其無瑕既笑蘭蕙而易誅兮復異乎松栢之不
華屏山谷亦自娛兮命冰雪而為家謂后皇賦予命兮
生南國而不遷雖瘴癘非所託兮尚幽獨之可願歲序
徂以崢嶸兮物皆舍故而就新披宿莽而橫出兮廓獨

立而增妍玄霧滃而四起兮川谷沍而冰堅澹容與而不街兮象姑射而無隣夕同雲之繽紛兮林莽雜其葳蕤曾予質之無加兮專皎潔而未衰方酷烈而閭閻兮信橫發而不可摧紛旖旎亦何好兮靜窈窕而自持徂清夜之湛湛兮玉繩耿而未低方娉婷而自喜兮友明月以為儀歛浮雲之來蔽兮四顧莽而無人悵寂寞其淒涼兮泣回風之無辭立何久乎山阿兮步何躊躇于水濱忽舉目而有見兮恍顧盼之足疑謂彼漢廣之人

兮羌何為乎人間既奇服之眩耀兮又綽約而可觀欲
一聽白雲之歌兮歎揚音之不可聞將結軫乎瑤池兮
懼佳期之非真願借陽春之白日兮及芳菲之未虧與
遲暮而零落兮曷若充夫佩褱渚宮矧未有此兮紛草
棘之縱橫椒蘭後乎霜雪兮亦何有乎芳馨俟桃李於
載陽兮倉庚寂而未鳴私顧影而自憐兮淡愁思之不
可更君性好而弗取兮亦吾命其何傷辭曰后皇貞樹
艷以姱兮潔誠諒清有嘉實兮江南之人羌無以異兮

筑獨處廊豈不可召兮層臺累榭靜而可樂兮王孫兮
歸來無使哀江南兮

子奇賦

并序

程大昌

武皇臨御久商度天下利害比舊較審田千秋論事合
意超拜丞相相例當得封遂不本土壤別制美名以佳
之號曰富民示將究地利而補兵耗也千秋知指下公
車募能為種植言者悉上相府以待平奏前後十百輩
獨子奇公實可取二子酬難且有辭義千秋總而奏之

武皇嘉納益詔趙過為搜粟都尉期以究極富庶也績
既效用民益痊復

子奇曰麗土合滋條枝歲蕤何世何地而獨無斯有丹
者桂有白者榆月窟星躔扶疎陸離本不根著顧能倒
垂柳宿經秋而不零扶桑偕日而升輝赤松霏雨以自
潤瑞雲布葉以昭奇夫能運大鈞而出此巧乃可蓋一
世而為師公實曰神卉不土而生仙裔不培而孳子特
人爾力將安施子奇曰天載幽渺毋容明推請援地產

以售吾學珊瑚之枝璠璣之璞瑟其堅疑明與物各然
而珊瑚緩收則幹爛玉璞嫩采則力弱既可分乎老少
理何殊乎種獲芝有田而可鋤莫受月而應朔石秀而
筍身森聳乳滴而鷲翎圓薄是皆載稗說而有狀著竹
書而不削其理甚神子獨無覺公實曰黃金珠玉以幣
而貴設遇饑凍不可食衣前齊相而後漢文皆嘗悼敝
而深喟况一日再食幾人幾喙三年一葉何由家至雖
驚大言恐微實致子奇曰凡道上形凡藝下成吾惟擇

術之已卑故欲抗辭而自宏子既致詰今當有明虞伯
益之所掌郭橐駝之所營皆嘗推極其妙而遂奉之以
行或奉護於已茂或發達乎初萌與物為春與春為青
上而明堂之浮空小而茅舍之埋楹非我族類豈其能
成况又別創新機追模聖能合異類為一類符桑槐之
寄生故且古植字可蒔梨橘可稼橙碧桃綻紅桃之頂姚
花仍魏花之莖或時同本而駢末遂能半白而半頰是
皆超陰陽之爐鞴斡造化於刀礪遂使有生無知之植

物能偕應肖祝之螟蛉吾如有列於上林螽司苑圃之
工程分名品之柯檠為他木之孩嬰則何用開西域而
求荀榴之種責南海而貢蕉荔之名豈無所云補而浪
饗美稱公實曰物不貴異以適用為大用之所及以該
衆為夥南箕哆口而不簸雪花六出而不果其觀固美
其用則那繫吾生涯始時甚脞及其成功良不微麼麥
則墮布稻惟水播黍苗芄芄於膏雨粟穎蒼蒼於雷火
原阪則旆旆荏菽疆場則綿綿瓜瓞菰有米而香軟芋

如鷓而蹲坐方其初布窠叢未傳粒穎與庶草以何別
無殊尤而可課然而極宇宙之所抵亘滄溟之所裹此
草有實人頤乃朶其積不豐人腹不果今且使子國多
玉木而青葱埒布水精之磊珂珠簾可以燭夜象牀可
以華卧而雲漢忽愆於解澤田苗不堪乎馬莖鳧茨已
竭木酪徒剉糴已闕而停炊困無楚而閤磨則咽李僅
收乎糟餘被錦不充乎鵠餓是故三登所指九歌所賀
凡指民天不兼貝貨神農惟是援農以識德后稷因之

借稷以名我此上古之光烈照來今而駛礮謂他技之
能參雖童蒙而知巨子奇於是理屈口吐敵罔
即傲
挂顧而他言不遑否可

鸚鵡洲後賦

羅 願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既感鸚鵡洲之事遇有以禰
處士比盆成者遂慨然為賦願覽而繼之其詞曰日吾
送兄湓浦兮背長江而旋反覽弔禰之新詞兮惜吾行
之不遠歎數極而招盜兮睨龜鼎而欲移中不快而輒

殺兮羌甚果而不疑時猶有所畏縮兮懼天下之見議
嫁惡名於餘子兮蓋自以為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兮曰
不能救猶有辭楊公竝列而見收兮可退託於不知嘻
量人其何淺乎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正平尤不揜兮
蓋顯然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兮知欲免其良難念
諧人者之不然兮每投畀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兮有
北變其貪殘揆處士之所至兮實覽輝其翔鸞縱不知
其亦已兮獨不可以少寬何所遇之一律兮爭攘臂而

冲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兮忍絕其交游之極歡卒首
難而快敵兮嗟魯獨無肺肝均斗筭其何誅兮吾將申
詰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兮庶沒世而遺榮生既輕棄
其身兮死又吝與之名諷路粹以奏孔兮并追詆其平
生絕天道蔑孔顏兮果誰味為此鳴必隕滅其猶未厭
兮乃今知忮心之憯於五兵意良史為可恃兮畧浮謗
而存高情考終篇其何戾兮紛笑號裸罵而相弁因繁
城臣子之所記兮又奚以異夫臺中之評倘遂信而弗

思兮毋怪夫列之盆城賴北海之緒言兮配史魚之亮
正舍斯人其誰信兮吾將按以為程嘉南州之博衍兮
萃終古之英豪賈不遇而賦鵬兮屈既逐而為騷風流
遠以莫嗣兮江漢日以滔滔迨先生之繼往兮想駭駕
而遊遨精神炯然不沒兮起風雅而相高方逍遙於寥
廓兮夫豈知俗議之徒勞

秀錦樓賦

方岳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從

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世
郡人也今吾適守於是其得竊自比於畫錦之榮乎乃
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之
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溯碧漢之紺寒
寒朝嵐與夕霏兮秀色鬱其可餐
挹浮丘之欲仙兮撫玉螭以盤桓
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
幾何時其去此兮窈窕空老於
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
長嗟皇昇予以左竹

兮豈錦衣之畫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聞其欲凝睇
童牙其子姓兮耄老子之父兄羌昵之以兒語兮肯自
詫於新硯索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於春耕嘻無事其
可了兮寄吾筆於鷗盟偉飛樓之聳翠兮納風煙於簷
楹洗古彘之娟碧兮與暢叙其幽情激妙彈與豪吹兮
落孤嘯於青冥罔巒忽其翔舞兮紛不暇於逢迎紫陽
繚以西轉兮何謫仙而自矜於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軼
而上征歸問政之高峙兮逗春霧於花屏飄吾袂以輕

舉兮訊許聶於雲軒紉崇蘭以為佩兮激明月以成纓
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
素娥而將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酌吾尊於江山曰堯民
其熙皞兮吾何心於鑄頑鹿擾擾則駭逝兮魚自樂於
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析楊卧而晝閑來弁翁以相依
兮桑麻采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覲扮社而皆春公
在樓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
壁而劉之醜練江以為壽兮取玉兔以為卮起祝公其

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石峽書院賦

方回

歙睦兩郡之方氏皆東漢賢良真應仙翁之後墓在淳
邑廟前歙亦多有而此邑本歙之東鄉宗兄府判寺簿
君玉於仙翁墓旁近為石峽書院以淑同志回守郡七
年始獲以勸耕來與謁莫謹成古賦一首求教併呈蛟
峯尚書諸公

歷故鄣之遺區兮泝桐江而西上百灘跳以湍駛兮萬

峯間其清朗挹寒碧以濯纓兮
睨空青而停漿維還淳之古邑兮
割歛封之東壤昔固嘗郡於斯兮
猶民稠而土廣予家於紫陽之下兮
啓此邦之來長雖視之若恭梓兮
愧曾微於善狀七閱歲曷不歸兮
駭童顛而槁項賴多士之媿俗兮
遵砥途之坦蕩循阡陌以勸耕兮
嘉農畔之洵讓偉深衣與大冠兮
勞予行之鞅掌曰肄業於精廬兮
新石峽之愷爽領袖者誰予同姓兮
又同登於虎榜鬱經綸其莫究兮
聊私淑乎吾黨瞻吾宗之蟬

媽兮叩古初而遐想方雷氏之媿軒后兮實得姓之攸
昉至姬周而昌大兮叔佐宣而善將參召南於雅什兮
詠其猶之克壯伯牙之師于春兮絃山水之幽響擘西
都之九卿兮字君賓而名賞紛蝟起以鋤新兮有平陵
之相望成敗不可以論人兮亦一時之倜儻緬真應之
仙翁兮知駕鶴其焉往彼金甌之出人間兮孰不樵牧
於煙莽與釣壇屹其東西兮此佳城歸乎無恙羣雲仍
之簪綉兮謹歲時而來饗隱鷗原者曰干兮守雉山者

曰亮保土守以綏靜兮擅詩名而高尚皆賢良之苗裔
兮匪郡乘之私獎予君玉父之好修兮鼓斯文而為倡
昆季儼其連璧兮邁坡潁之超放出寸雲必為霖兮寧
退處而孤抗肯斯堂於傍近兮奉聖賢之遺像聚學徒
而蒞止兮咸攝齊於函丈俾掃松而釋菜兮契予衷之
歆仰撫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而受講嗟予學之久荒
兮艱弄斤於般匠拾朱子之糟粕兮竊有聞於疇曩情
之動貴乎省察兮性之靜在乎存養未發固無所偏倚

兮發則欲各有攸當致知以進其識兮居敬以除其妄
知鳥翼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必兩日用飲食無非道兮
勿馳情於惚恍一念一慮之間兮分聖狂於克罔嘻近
世所以不古兮冒名揚之罝網科舉之壞人心兮競區
區之得喪屬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常視於無誑以干祿
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天或者惡其然兮斯革弊而
矯枉無所為而為學兮真儒庶其可訪聲乃心於希瑟
兮槃厥躬於陋巷顏魯顧何必任兮勝齊魯之鄉相或

塾居而受書兮或野芸而植杖君子晬盍以潤身兮小人給夫一餉化鈿鋒而牛犢兮息銛筍之鷓蚌奉幽酒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無象嬰吏徽而弗予蛻兮言及茲而泚頰予固將引而去之兮疇敢卜隣於思曠

厯象賦

汪石田

昔在帝堯上玄契運欽若乾乾厥機斯朕於是仰觀冥漠俯合順承中才既同秩秩明明乃命羲和徵於厯象施以鼓反厥攸行莫其所向于時大化降格矜蠻睢盱無

聲或應無臭或符義和乃凜雪靈臺三月間居拜手稽

首對越而陳辭曰蓋聞混沌未分胚胚渾渾平聲盤古莫

造其幽原天皇莫測其妙門泰真曷剖二氣何根象運

度分孰推吐回反奚陳叶存居高聽卑臣願諦聞於是大化

窈窈兮忽勿二音荒上聲歛許勿反陰儵音叔陽曠耳殷聰疑闕而

張若有言曰爰有太易始素之凝瀕洞鴻蒙無垺音劣無

形块兮杳杳北兮冥冥淪網緼而溟音若泮忽勿穆

以彭宏極體閤上聲而彌著玄機壇以相乘翕霍號反欲

呼合反納倏復崢嶸或黃而芽或玄而萌或叙昆侖之會

或流熠煜之晶合冲融而厚積散磅礴而輕清於是坤

豁乾隆貞明離

去聲

列罔直蒙酋祛嘔

吁

未徹徒觀夫天

之體也則莽莽茫茫奕奕洋洋悠悠蒼蒼倚圓蓋而西

傾揭轂軸而左行

叶

遼乎百萬之程繚北極而回翔樞

紐會乎羣帝閭闔開乎無旁沈洪鈞於太一婉蕃彙於

東皇豐隆翼其雲從兮維軸奄其摧藏雷鬱律於埽

坎

窞

徒感反

兮電礖

先念反

礖

徒念反

於藩庭

叶徒反

合化育乎橐

簫播消息夫強陽肆權與於衆有蹇劉獮於金衡

叶音皇

戒黃人兮守日顧青女兮為霜詔招搖使服采兮夾玄

冥以縱橫

叶胡光反

奉圓靈以獻功兮循五勝而會同

叶徒黃反

雌雄代興而順至端倪呈露以低昂上漠漠其罔窮兮

下濕鼎澆其莫量原夫曜靈肇構則燁

充善反

赫工鑪轉

車先道燿

胡沃反

然而頽黯然而顛炯咸池潰

憤

虞淵浸

濛汜浴甘泉六龍頤馭於扶桑之谷神鳥駭翼於若木

之顛晃煥燦爛矐矐的矐追天健以積遲成歲功而周

集於是望舒配德魄影虛恒鑣轡金樞匝地聯升裴迴

織阿以後陽明世冥去聲眴而無見若右旋而迅征惟播

氣之生和次十二而有定叶平聲胸女六反肫敕了反獻警肫

望持盈珥垂虹委氣衍嗣垂精敷桂華棲顧兔斂羣芒

開太素朝輝淪夜色布蓋鼎鼎以示謙亦烝烝而比數

其星則乍隱乍彰英熒綽約嘒嘒爛嫵通閏反照灼焯爍

峙一極之常居紫宮煌於霄堦閣道絕而抵營辰次迢

迢而不可度力結反斗司時攜角枕去聲參自此至沉烏並叶其韻

龍虛昂殷乎四垠順軌徵休闢食形愆陵厯合散變現
紛紜石化而融肉隕而薰事劇則蚩旗動色時和則良
策潛雲熙景曜之悠揚挾卿度瑞之輪囷鑿治忽於幾
微節氣候之深沉若乃水氣金精潛明大稷乘五月以
發基擎一陰而符績英華宛轉其上浮經緯包含而東
極違坤抵艮左界西流乘槎走石何上聲鼓列鈎認山河
於兩戒辨分野乎中州倬彼昭回維天河漢秋達于霄
地涵猶半二道合津尾箕斯判故任貢者得以上稽而

馮憑相

去聲

者資焉縱觀

去聲

於是乎庖羲拓制軒轅著謨

爰命南黎靈憲是圖史區候景帝儀畫運

音圓叶乎

調歷既

成伶倫隸籌

叶除起

玄枵之歷歷竟營定之渠渠規背

背

觸之蹙蹙誕東井之餘餘白圍彰而黑青應黃道正而

闇輝

運

除控撓槍而不字掩流火而為烏視中星以布

政莫長生而恢摹保章孜孜以救弊推步斤近

居覲反

而

告猷

叶乃

俾爰

七倫反

嚳繼統容成垂跡

叶作用

錫爾唐志

其規彘霍宣夜製存蓋渾兼作載二道之璣衡貫四遊

之儀則叶經緯炳然環輪交錯立髀股於往齡闡神智

於來學區躔度驗提陬標星紀歷降婁鶉首奔析木周
倚盈虛於氣朔該次舍而推求王居門兮協杓建歲成
章兮諸福薦玉燭調兮百谷蕃於萬年兮穆天眷於是
義和凌兢徒靡佩服無渝誕依元化敬授人時

帝車賦

王 說

按史記晉書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也故
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以愚觀之則帝車之義蓋

亦因其同運於天而名之爾愚又聞古者造車之初有
取於斗柄下攜龍角之象則謂之帝車者豈亦因其象
而名之歟唐之文士固嘗為北斗之賦矣而未有賦帝
車者作帝車賦其辭曰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為車兮曰臨制乎八埏收六合於
一軫兮載元氣之填填仰昊蒼之窈窕兮森萬緯之綿
聯帝端拱於紫宮兮夫奚事乎車轂而周旋審予懷之
寥廓兮思仰觀而遠取歷九闕而見帝兮帝玄默而無

語遡天津之浩蕩兮窺四理之連延靈樞告予以其故
兮維景曜之所躔吾頰轄夫四海兮亦維幹夫坤乾璇
璣權衡璀璨而錯落兮開陽搖光晃朗而相宣挾六氣
以旁行兮連四時而不息美天路之平平兮轉神杓夫
陴側吾令望舒撰轡兮羲和為予以先驅衆星離離總
總而擁轡兮蜚廉豐隆奔奏而後隨扶九神而軼羣衛
兮厯穹玄而輾八維天戈屏跡而自韜兮蚩尤不敢張
其旗吾東指於暘谷兮蒼龍劬劬以駮乘萬物欣然而

竝生兮仰陽輝以為命遭吾駕以南巡兮矯朱鳥之翺
翺火傘燿燿而前導兮祝融倚較而施鞭吾西旋於昧
谷兮羣生為予以擎歛葶收策白虎之赳赳兮紛吾行
之已遠負廻顧夫幽都兮後騎載夫玄冥冰霜紛糅而
擁輪兮雷鼓為予以不鳴羌吾車之駢駢兮日東南而
西北吾亦孰知其成歲兮自於茲而取則却天駟而弗
駕兮屏王良而靡馮一北而萬物為之虛兮一南而物
盈搏陰陽以為輪兮攢五行以為輻膏之以天澤兮合

三十六宮於一轂動不矚其薄薄兮疾不耳其彭彭奚
仲不得致其巧兮造父無以施其能彼下土之蚩蚩兮
誇古先之六羽遠奇肱之險幽兮亦軒車之飛翥亶人
力之輟輟兮徒自誣於荒詭夫豈知太虛之車兮終萬
古而不踰夫此矩誥曰蕩蕩上帝孰為車兮維北有斗
握其樞兮盤薄萬古臨八區兮明建四時輔我皇輿兮

右帝車賦者王先生說伯恂所作也先生以俊才碩學
甲申領江浙鄉貢丁內艱戊子春赴京會試主司黃文
獻公潛得其文甚歎賞之擬置魁選而同考歸陽張翥
諸公謂是賦以匹夫而乘帝車周六合造語雖工立意

殊謬宜置第二公曰若此異才屈居人下寧棄不復錄
既而詳然稱屈諸士子咸負不平三衢沈翰以是賦進
問黃公曰何由然此公曰諸同考謂其以匹夫乘帝車
周天而走為大謬爾翰曰同考官素忌嫉南方之士固
不足責主司亦豈目迷五色邪賦云帝默無語而靈樞
告之故此下皆假靈樞之詞今乃云云蓋不自知謬反
謂賦者謬昧之甚矣公乃悔恨怒罵即自為文薦先生
宜居翰苑宰相擬授編修先生力辭歸養其族子王元
成時寓京手書此賦休寧朱先生升同斯默者故書而
跋之鄉人潘叔耕得之元成近歲航海歸呂文在又得
之叔耕而以歸于程敬之洪武丙辰夏四月敬之要仲
魯為述其故嗚呼自先生下第至乙未冬死于義凡八
年迄今又二十年矣俯仰今昔白衣蒼狗桑田海波變
化無盡人謂斯何人謂斯何敬之相視感歎未已并以
志于卷末云洪武九年丙辰
夏四月三日門生汪仲魯跋

廣寒宮賦

汪 睿

按唐逸史異聞錄所載明皇遊廣寒宮事語各不同然皆怪誕不經之辭也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則有可推者蓋日陽精也主乎離月陰精也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歟世言嫦娥居之者豈亦以陰柔為陽剛之配故有是說猶乾父坤母之義也歟故託為素娥之辭作廣寒宮賦

夫何素娥之嬋娟兮爰託身於廣寒質團團而外融兮

心熒熒而內安念茲宮獨弘敞兮匪刻桷與丹楹瓦青
雲而上覆兮棟虹蜺而中橫靈星外峙兮泰階前平井
木東植兮允金鍤堯爛壁奎以交暎兮垣墉周乎列星
豈工師之巧思兮惟太乙之玄精虛豁洞達兮晃朗穹
窿照耀無方兮高明有容規天以為度兮環海以為疆
炯素肌之曄曄兮播下土而流光羌獨處此中宮兮感
四時之代序含柔姿蘊靈德兮朝晦藏而宵睹胸臆警
而肅魄充兮識盈虛之有數驚爽籟之潛發兮向清飈

以延佇露方瀼瀼生白兮霜又淒其盈宇盼圓靈既雪
凝兮顧柔祗復冰積湛冷光以無眠兮含翠輝而欲滴
何默默而靡言兮悼羣類之生生粵陽明之和煦兮匪
陰靜其焉成志專專而靡他兮物已遂而居貞豈宮居
而孤歎兮不貌飾而情更愷長位茲北坎兮配離麗之
明明彼兔蟾與桂樹兮固無取乎此也杵玉白之玄霜
兮孰謂長生而不死也羿妃竊藥上逃兮既怪謬而匪
經唐皇託以夜遊兮誕惟欺夫童冥倘極一理於天人

兮信吾廣寒之有徵辭曰日月運行寒暑生兮一寒一暑歲功成兮配日惟月秉陰靈兮厥靈伊何匹妃惟貞兮爰乾母坤柔順以承兮位坎處中厥宮實名兮內守不渝蘊玄之精兮洞濟六合德耀斯弘兮嚴凜姿容夜煜秋凝兮猗歟廣寒懸象著明兮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八